

林語堂經典名著
26
林語堂著

山水小品

金蘭文化出版社

林語堂經典名著 26
林語堂 著

山水小品

金蘭文化出版社

山水小品

林語堂編著

譯者 編輯部
發行者 許素蘭
社長 張耀光
出版者 金蘭文化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0891號
印刷者 廣同印刷廠有限公司

總經銷 文旺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農安街28之1號4F
電話 5946033-4
郵政劃撥 0789591~0「文旺圖書社」帳戶

中華民國75年4月出版

特價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 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

人間世選集(四) (山水小品)

目錄

在文武湖畔	李金髮	一
西溪	影深	七
遊牛首山記	如愚	一一
杭居瑣記	葉秋原	一五
浣花溪	思蜀	一九
焦山望月	丁諦	二二
太湖	兆鵬	二五
雨花臺和雨花石	受仲	三一
臨平登山記	郁達夫	三四

出昱嶺關記·····	郁達夫·····	四〇
龍馬潭遊記·····	陳叔華·····	四六
宋家弄·····	宋春舫·····	五七
北平舊書肆·····	商鴻逵·····	六〇
北大區里的小飯舖·····	徐 訥·····	六五
芙蓉城·····	羅念生·····	七〇
揚州舊夢寄語堂·····	郁達夫·····	七五
夜過興安嶺·····	都額雅納·····	八三
馬達山遊蹤·····	嬰 兒·····	九一
北平的車夫·····	孫洵候·····	九七
打古·····	貝 葉·····	一〇一
廣東的茶館·····	英 弟·····	一〇六
東京的舊書舖和舊書攤·····	曉 晞·····	一一四
漳州漫話·····	德 盧·····	一一九
永州的土地爺·····	萍 蹤·····	一二六

故都的圓明園之興廢談	謝悃生	一三〇
俄倫春	都額雅納	一三三
塞外點滴	果 軒	一四六
贛濱之行	陳雲從	一五三
華茨華斯故鄉遊記	鍾作猷	一六〇
記遊匪區	張沛霖譯	一七一

在玄武湖畔

李金髮

這個不可多得的，打破六十餘年紀錄的，溫度達一百零四度四的一九三四年我恰從溫和適意的南國的羅浮山，跑到石頭城來，我是自嘆倒霉，預備去受酷暑的磨難的。不料不幸中之幸，終於躲在玄武湖養園兩個月，和太陽神抵抗，終得平安過去，現在秋意漸漸濃厚，我繼續在居住，看着大自然逐步失去活潑之態，一面嚴冬又在準備它的大業。

七月初旬，知道家人要北來，我就在南京物色西式的住宅，從五台山走到陰陽營，馬家街等地都空費流汗，湊巧得很，友人汪君來訪，他知道我在找房子，他提議分租他住的養園一部份給我，真是再好沒有，人們求之不得的，我於是遂從不脫南京舊日本色的金沙井逃出來，好像舒了一口喘息似的。

到上海去接家人回來，就在那裏過晝伏夜出的生活。

這個中國式的西洋別墅，不要小看它，是當年住過許多黨國要人的，因為以前做過荷院俱樂部

部，值得提起的是它有一大客廳，可容六七十人跳舞，當年曾做過首都社交中心的工具的，其餘的建築則一無是處。然細察一會，則可看出屋主人是休養林泉的能手，房子全部的窗和門，都是鐵紗窗，沒有蒼蠅蚊子蹤影，四周栽滿花草，高縱的樹木包圍着，在窗外還有芭蕉的綠葉，代替了窗簾，葡萄藤生白色的菓實，在預備採食之前一日，爲不知什麼鼠食得乾淨，西偏有成畝的小竹成林，因爲久旱的緣故，筍子老埋在土下，一遇下過了雨，翌晨無數的幼芽，從土中如筆般長出，老園丁說，此種筍不會長成，便將它挖出來，做菜；起初覺得非常可惜，煞風景，但後來看慣了，自己也每遇雨後搶着去挖，把它鮮炒或晒成筍乾。楊柳在窗外搖曳，有時垂到地下，阻住人來往的路，但從不會把它砍短；有時柳枝註下一二個富於氣力的蟬兒，引頰高歌，與遠處高處的和成一個合奏曲，真是熱鬧，有時擾人午睡又覺罪不容誅。聽茵子說，秋天無力的蟬，叫聲是「也餘也餘」地叫，與盛夏的「餘餘餘」不變音的叫法，是不同的。後來入了秋聽之，果然不錯。虧得我在鄉間住了十幾年，還不曾聽過這常識。至今思之，不快的，是有一天氣壓非常高的一天，我出去公園管理處打電話，看到一個穿草鞋的苦力人，手持一竹竿，腰間掛着一竹簍，正在將一種膠質糊在竿尾，然後仰首去尋蟬聲所自出，將這有膠的竿，輕輕的靠在鳴着的蟬之背部，則兩翼已在無用的掙扎，他徐徐將竿退下，將蟬翼上有膠的部份揭去，（美麗的翼就此殘缺了。）放進簍中，到無數同命運者中去。猶聞鬧成一張如人類獄中的罪人之騷動，我好奇地，借

他的竿也捉下一個，也給他放進去了。這是我犧牲一小生命的罪過！聞此種蟬將賣給小孩子玩，——磨難小動物，是中國兒童的特色，也是無知的父母所允諾的。——或賣給人做藥材，這就是與人無所忤的自然吟咏者之命運。

不知怎的，我近十年來很覺得心腸仁慈多了，一個小小的蚱蜢及蟋蟀，甚至螞蟻，我都不願及不許小孩們弄死，或磨難牠們，對於牠們的生活，我也很趣味，充其量我可以做一個昆蟲學家 *Faunist*，也說不定。他們粗人俗人，常常笑我尚有孩子氣，我承認我尚有赤子之心，個中詩意及哲理，是他們不能領略的。有一次，我無意中在樹根下發現兩種螞蟻在鬭爭，糾紛的起因為何，我可惜沒有看到，迫我看見時，已有十來個大螞蟻（有半英寸長）為無數小螞蟻搶食，大螞蟻則派幾個勇士，守在土穴之口，張開鐵一般黑鉗，窺伺着。環繞着的小螞蟻，偶有一個過於勇敢不小心的小螞蟻，便會把牠銜進去受極刑。有時大螞蟻稍不小心，走得過遠，便為小螞蟻包圍，你吃一脚，他吃一臂，就走不動了，這樣就斷送了他的性命。這不是人類的縮影嗎？我蹲在那裏，足足看了一點鐘，心頭非常難過，但沒有法子可以排解牠們，後來我回去吸一枝香煙，和寫了一點譯稿，再來看時，小螞蟻已退至東偏，大螞蟻出來，到已退出的陣地，張皇地在尋覓。怎樣的經過呢？小螞蟻自動的總退却呢？還是為大螞蟻吞食到如此田地呢？大螞蟻又何不追擊呢？我想彼此犧牲必不少，這些都使我沉思了終日，這樣的鬭，也不多了。

此地的蟾蜍，是孩子們的朋友，他們叫牠爲「呷呷仔」，無遇下雨，牠們就東一個西一個，笨拙地爬出來覓食，（實在下了雨，什麼蚊蟲也走光了，牠的本能失了效用。）尤以竹林下爲多，小孩子若以竹子打牠的背部，牠撐起四脚，鼓着氣來抵抗，這真是拉芳登寓言中所說的一樣。

夕陽西下，人們魚貫地來園中散步的時候，便見數百隻麻雀羣，在梧桐樹枝上寬棲宿的地方，至少噪雜在半個鐘頭以上，纔跟着夜色四合，寂然無聲，大概是位置的分配罷！每當夜間雷電交作，或狂風怒吼的時候，牠們在不安定的枝頭受苦，我常常在深夜想起，很可憐這小動物。

每個大樹下都有石棹石椀，可以在月亮掛在枝間或在紫金山之巔時，一壺清茶，幾個知心朋友縱談天下事，幾不知人世間還有煩惱事。

房屋的四周，許多花枝不斷地開着，遠望去總是紅的白的掩映在眼簾，是何等賞心悅目呀！有時，折下一些來，自私地插在大大小小的瓶裏，輕淡的微黃的玫瑰花之香，與美人蕉的艷紅，真使客廳生色，恨不得多幾個人來賞玩。籬近有許多牽牛花我最愛，總共有七八種顏色，清晨起來散步的時候，最鮮豔，可惜不到晚間，已萎謝了。這樣短促的光榮，使人多麼惋惜。這邊的一草一木，都是園丁老沙手栽的，我們對着他的晚景，應該感謝他而悽愴，他現年五十八歲了，面色爲日光晒成深赤色，鼻子扁平的，——星相家一定說是他倒霉的原因，——說的滿口徐州話，人還是很康健，他在此足足十年了，當主人做總辦的時候，這個房子還沒有造，他就來此，忠實

服務到現在，不知怎的他老是想回老家去。他說他有儲蓄一百元，回去賣燒餅油條亦可過日子，吃完了則討飯，他沒有妻子親屬，使人對他的餘年發生無限憐憫，我曾叫汪君挽留這忠僕，以後不知怎樣安排。

每當熱度到百零幾度的時候，即閉着窗戶午睡，亦揮汗如露珠，有時爲蟬聲或斑鳩聲攪醒，還睡眼惺忪的，看着修路的工人，在猛射的太陽下推着呀呀的車子，心頭真是難過，但世間不平的原因多哩。

現在新秋已徐步到人間，紫金山邊白茫茫的細雨繼續地灑向枯槁的園林，怪令人可愛的，習習輕風，吹向兩腋，精神爲之一振，可是沒有漣漪的水，生起如織的波紋，只賸得湖邊的楊柳，滿帶愁思地搖曳。

廣漠的曾飄出芳香的荷田，現在也不見淡紅的花朵，向人微笑，點首，隱約呈現衰老的黃葉，大概不久也會爲人刈割淨盡了。昔日無數畫艇蕩蕩地載着鸚鵡漫遊之湖心，現在全爲高與人齊的野草佔據着，出人不意的從草根下飛起一羣水鳥，或白鷺，朝向淺渚去窺伺天真的小魚。

放眼望去，沒有一點水的模樣，惟前次在飛機上下望，則尚有幾處較深的地方，還有相當的水，爲無數魚鼈逃命之所，不禁令人有滄海桑田之感。

薄薄的銀灰色的秋雲，好像善意來保護我們似的，把太陽遮得沒有熱力了，黃昏的時候，夕

陽在雲端舞着最後的步伐，放出鮮豔的橙色，送着緋紅的日球徐徐下墜，像忍心一日的暫別。此時綠蔭之下，不缺乏比肩倩影，喁喁絮着誓語，幾陣不知趣的歸窠小鳥，從他們頭上飛過裝出怪聲，沒有不仰首察看一次的。湖山爲他們而存在呢？還是他們爲湖山之陪襯品呢？

一到晚飯後，尋樂的伴侶成羣的從橋的那端嫵嫵而來，沉靜的燈光，照着行人得意之色；藍黛的長天疏星點綴着，如眉的新月，映出林木的輪廓，頓增加黑夜的神秘性，夏蟬已成爲啞巴，只尋死的撲向燈光而來，土地下的雌雄蟋蟀，在得意地歌唱，也似不了解未來的命運。遠處的火車汽笛聲如魔鬼尖銳之音，投進滿懷秋思失戀者之心曲，比塞北胡笳更淒清。城之南的天空，映出淡淡的桃紅色，不消說那邊是車水馬龍的繁華世界，許多公子哥兒，正在酒綠燈紅中談着情話，不會有半點水旱天災的痕迹在他們梨渦裏，大人先生也正在興高彩烈的，在觥籌交錯，說着虛偽的官話，或在作揖啊。

到了九點鐘時份，遊人興盡走光，提籃的賣葡萄人，也已收盤，湖畔頓成一片靜寂，一點足音也聽不到，只有時枝頭的斑鳩扒翼的聲音，或蚯蚓威威的長鳴。那時月兒已復隱到地平線下去，園中黑漆一團像有陰森的景象，使人心頭有些懼怯，只好藉口疲倦，自己欺騙自己逃到睡鄉去。

九月六日燈下

西溪

趙景深

這是一個難忘的會聚——一九三一年秋日杭州的西溪之遊；西溪之遊不難得，所難得的是幾個朋友會聚在一起去遊西溪，尤其難得的是我們這幾個忙於筆耕的人竟有這樣的工夫會聚在一起去遊西溪。

從松木場雇船前進，槳聲一動，我們的心也愉快得欲飛了。船裏一共八個人：戴望舒與杜衡夫婦，錢君匋和他的小弟弟，婁子匡，我的妻和我。鍾敬文因事未到。戴杜兩兄是拋下他們一大堆爲輯錄小說，戲劇掌故用的線裝書來玩的，錢氏兄弟則是從上海趕來的，婁子匡又是攔下民間月刊的編纂工作來應約的，我的妻和我也是一樣的忙裏偷閑：我們又怎能說這個會聚不是難得的呢？不忙，又怎能知道忙裏偷閑的愉快呢？

船向前移動，山迴路轉，野柳在船篷上披拂，烏桕也在岸上伸出頭來窺伺。忽然荇藻攀住了船底，發出嗤嗤的聲音。望舒坐在船頭，順手將手杖放在河裏把一根野草連根挑起；說時遲，那

時快一搭過來，連泥帶漿的快要搭在杜衡的頭上，杜衡忙把頭一閃，野草仍舊滑到水裏去了。全船的人都清脆的哈哈大笑，笑開了船旁的水波。

起初還只是稀疏的蘆葦，慢慢的船行到蒹葭深處，恨不身化爲水鳥，出沒其間也。

我倚着船舷，生了遐想：一會兒玄妙的想到水滸傳上的蓼兒蟲，一會兒低吟着白居易的琵琶行：「楓葉蘆花秋瑟瑟！」

船停在交蘆庵，大家都走了進去。和尚獻上茶果，又拿出畫幅來看。其中有一個畫卷，很長，畫的就是西溪的蘆花，一面展開，一面就彷彿肉身跳入其中，與之俱逝；如果說許多立軸橫條中有什麼值得追憶的，我想就是這一幅了。我糊塗得連作者的姓名都已不能省記，但又何必省記呢，痛飲芳醪的人沉醉之不暇，更那來工夫引經據典！

經過迴廊，望舒眼快，瞥見一個小沙彌正在一個小僧舍裏捲着一軸我們所不曾見過的畫，他快步的進了去，大聲的說：「怎麼？有好畫不拿給我們看？」我們都隨着擁了進去。起初小沙彌不肯，後來還是強不過我們人多，只拿給我們欣賞。我們看看也不過如此，很快的就放了手；看畫的時間遠不及索畫的時間；其實，看畫的興趣也遠不及索畫的興趣。

大家又回到船上，穿過蘆花的水街，轉一個彎，一眨眼又到了秋雪庵。我們折向左，看見厲鶚所畫的對聯「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我們折向右，看見浙中詞人的許多木主，

大約總有百餘位詞人吧？其中的一位南宋名儒王十朋引起了我們的興趣，因為我們大都看過竊獻王朱權荆釵記的搬演，王十朋正是此劇的主角；想不到他自己也是一個詞人！

我們登了彈指樓，自然而然的使我們憶起了顧貞觀的彈指詞。好事的我翻閱一本竹紙的題名簿，忽然發現這樣兩行字：

「秋子姑娘同靜聞居士過此

一九·一〇·廿六。」

所謂靜聞居士者，鍾敬文也；秋子姑娘者，其愛人也。我就老實不客氣的撕了下來，以作紀念。自己也題了一行不知什麼在簿子上，大有「齊天大聖到此一遊」的神氣。

坐在欄前，品着香茗，賞着一望無際的蘆花，有如白雪，另是一番銀世界。

忽然望舒不見了。我們都問杜衡，杜衡手撫着桌子，沉默的臉微微的一笑，慢慢的說：「他『不雅』去了。」

君甸是懂得這個典故的，接着問：「是『大不雅』呢？還是『小不雅』呢？」
望舒「不雅」而歸，杜衡夫人又飄然而去。

杜衡夫人回來時，帶來許多枝蘆花，每人分得一枝。她撫着心口說：「好險呀！我去攀蘆花，差一點被蘆花攀了我去！」

在東嶽行宮旁登岸。在等待公共汽車的時候，子匡取出刀來爲我削梨，傷了手指，出血，這事是使我至今猶爲抱歎的。

這樣平淡的會聚，一般的說，實在不足一記；而我的文筆拙劣，記了出來，尤覺淡而無味。但是，這在我們自己，寒儉的說，實在要算是難得的會聚了！西溪之遊不可貴，可貴的是一般趨向藝術之心；幾個皈依藝術的信徒聚會在一起，孩子氣的胡鬧，這趣味實在看蘆花以上。那麼，倘若你說我寫蘆花不出力，太枯窘，那我就以振振有辭的回答你了：我本來不是寫的西溪的蘆花，我寫的是蘆花一樣坦白的友情，我寫的是蘆花一樣密接的會聚！

一九三四，三，二一追記。

遊牛首山記

如愚

春牛首，秋棲霞，南京人所豔稱之勝境也。余旅京近七載，除棲霞曾數顧外，牛首則從未一遊，每至春來，聞人提及牛首之名，輒不禁悠然神往，顧或牽於人事，或憚於路遠，或以興趣之欠濃厚，或因氣候之不湊巧，以至就延至今。

月來景色清明，人事稀疏，遊興煥發，大有蘇子瞻謀婦得酒之概，正擬一探牛首之勝，釋我七年蘊結之懷，顧余家居城北，而山則在南門外三十里許，往返近百里之遙，絕非人力車所能勝任。欲向友人借汽車一往，又恐爲吳稚老所笑，蓋稚老有云，「豈必白坐他人汽車，始得謂之盡瘁黨國乎！」白坐汽車盡瘁黨國且不可，以之遊山玩水，更烏乎可，於是行之問題，從而發生。

四月八日，——乃陽曆，非我佛生日也。——適值星期，晨起，忽何郭諸君十餘人來，約作牛首遊，余聞而色喜，不及進早點，匆匆隨之就道，蓋諸君均汽車階級，可以解決行之問題也。車出南門，——現名中華門，循京蕪汽車道前進，兩旁豆花盛開，麥薺青蔥，微風吹來，香氣襲